

氏羌頌卷

鄧廷良 主編

炎黃

壹

子孫

四川人民出版社

DESCENDANT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ODE TO THE DI AND QIANG PEOPLES

黃子炎
孫子

鄧廷良主編

中

國

成

都

氏羌頌卷

1

9

9

6

•

8

四川人民出版社

題 辭

黃皮膚黑頭髮的炎黃子孫，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

華夏大陸是人類東方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華人主要源出於本土的東夷、西羌、南蠻、北狄，

在歷史的進程中又有不少外來新鮮的血液加盟其中。

由於各部所處的地理環境、所經之歷史進程及互相融入的成份差異，

形成了今天中華50餘個兄弟民族和衆多的支系。

並由此創造出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

成為人類文明中不可或缺的極為重要的組成部份。

現代科技使地球變得愈來愈小，

要求人們至少立足於全人類的觀點認識世界。

和平、進步、友誼，是當今世界最重大的主題，

也是人類永恒的主題。

為此，人們更需要相互了解。

人們總是背負着歷史，立足於現在，去爭取更加美好的未來。

也許通過我們這幾代人艱苦卓絕的努力，

中華能够重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重新成為照耀人類前行的光。

我們編輯這部《炎黃子孫》畫冊，

其中有古老文化沉積即將消逝的殘照；

有新舊潮流迸濺出的泪珠與光芒；

有當代斑斕的淚流；

有對未來的迷惘和執著的期望。

我們謹以此誠摯的勞作，

獻給

生長我們的慈祥而淒苦的土地，

獻給

養育我們的勤勞而善良的人民，

獻給

遍布世界的同胞手足——炎黃之裔們，

獻給

與我們共生息在這同一天體上的人類。

以期增進人類對自身的了解，

增進世界對東方文明歷史與今天的理解，

增進炎黃子孫間血濃於水的情誼，

促進人類的和平、友誼與進步。

FOREWORDS TO THE PICTORIAL SERIES OF *DESCENDANT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The descendant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which refer to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account for over one fifth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The continent of China is the birth-place of the oriental civilization of mankind.

The Chinese people had their origin in the ancient Yi tribes in the east, the ancient Qiang tribes in the west, the ancient Man tribes in the south and the ancient Di tribes in the north, and mingled with much fresh foreign blood i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 their mutual integr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today's over 50 brotherly nationalit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ir various branches, who have created the glorious Chinese civilization, an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entire human civilizatio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turning the earth smaller and smaller, which requires people to look at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mankind.

Peace, progress and friendship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of the world today, and also the eternal themes of mankind.

For this reason, people ne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ll the more.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shouldering history and standing on the present in their struggle for a better future. It is probable that through the arduous effort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of our time, China will again be able to stand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various peoples of the world and become the light to illuminate the advance of mankind.

The present pictorial album we are compiling is imbued with the dying sunshine of the sediments of the ancient culture, the tears and sparkles of the old and new tides, the gorgeous swirls of the modern times and the puzzles and persistent aspirations for the future.

We wish to dedicate this sincere work of ours to:

The benevolent and wretched land where we live;

The industrious and kind people who have nurtured us;

The descendant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our compatriotic brothers and sister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ll the human beings who are living with us on this same celestial body;

In the hope

To strengthen the knowledge of mankind about itself;

To increas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the oriental civilization by the world;

To consolidate the flesh-blood ties of the descendant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And to promote peace, friendship and progress of all the human r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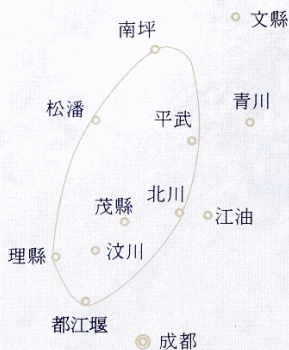
羌

中國古代民族大系分部示意圖



頌

當代羌人與白馬人分布圖





羌頌

黃

孫

炎

子

在成都平原西方的盡頭，岷山餘脈拔地而起，這就是四川盆地西面的盆沿。岷山那數不盡的山峰重疊疊嶂地漸次升起，有如由平原進入高原的天然臺階。

岷山山脈，是因印度次大陸板塊撞擊而隆起的青藏高原東北角邊緣的褶皺，亦是橫斷山區大系的北緣和東緣所在。其北有東西流向的白龍江與南北流向的岷江。這二江兩岸的山脊山麓，是古華夏最重要的丁字形民族走廊的起點，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至關重要。中華總先妣西王母、造人的女媧氏、號稱人文初祖之伏羲、黃帝對婚之族蜀山氏、夏系先祖崇伯鯀及禹、周先祖後稷……無不與岷山地區有關。中華民族的共祖炎黃部亦是由此而東入主中原，與東夷部碰撞而迸發出燦爛之中華文明的。“華夏”之“夏”，乃出自岷山的大禹之裔，而“華”則是與黃帝部同姓自號承夏之後的周族。此二部，均是由岷山地區東進的氐羌系團族之一支。故華夏是氐羌系中進入中原後接受了先進的東夷文化與血緣的新團族，並成為後世中華的主幹。

簡言之，華夏即夷化之氐羌。

瀟瀟澎湃的岷江，匯集着千山萬壑的白雪，從群山的夾縫中奔瀉而下，宛如一條凶猛的孽龍直撲肥美的平原。每當山洪暴發，江水無情地吞噬着人畜土地。直至偉大的禹和他的繼承者開明氏、李冰父子們，才制服了這條孽龍，使千里沃野的西蜀成為天府之國。古氏羌先民的勛業，至今仍銘刻在玉壘山下，銘刻在川西每一株沉甸甸的稻穗麥穗之上。

自秦一統中華後的2000餘年中，灌口玉壘關即成為華夏與四裔的接合部之一，亦是由蜀入山的孔道。至今古關門楣上，尚留有“川西鎖鑰”四個大字。山下，奔騰南去的岷江那翡翠般的龍鱗，在天幕下閃爍着青白的光，稍遠，安瀾索橋像透明的紗巾，輕盈地披在江心魚嘴的玉屑上。典雅的伏龍觀，雄踞離堆之上，好似一把五彩斑斕的巨鎮鎮鎖着寶瓶口，山場間的二王廟，宛如綠雲凝凝之中的一塊美玉。

二王廟中所祭祀的秦太守李冰很可能是古巴氏康君一族；而楊姓三眼帶犬的二郎，則是岷山古氏人的宗神兼獵神。故而直至本世紀之初，岷山間羌戎諸部為祭此廟，還“歲殺羊至四五萬頭”。

溯江而北，地勢漸高，陡峭險峻的山把岷江擠得更瘦，水流也越加湍急。此區山脈之地質結構欠穩，且處斷裂帶附近，常有山崩坍塌及泥石流，其聲振四野，故漢語中有“響若氏潰”的成語。這裏土地剛鹼，宜於耕作之地不多，山脊是良好的牧場，本來鬱鬱蔥蔥的森林由於開發過甚而消失，餘下不少童禿荒涼的山體。灌口以北及西是現代羌族、古牦牛羌與蜀氏融合而成的嘉戎藏族及古白馬氏遺裔白馬藏諸部的聚居地。進入其地，隨處可見穿着各式羊皮背心的羌戎、白馬人。那是古羌圖騰遺留在服飾上的烙印，已成為諸羌的標誌。不僅在岷江地區，幾乎整個橫斷山區源出古氏羌系諸族，也都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在服飾上保留了這一痕跡。

險峻的飛沙關屬於岷江東岸，如今已被打穿，成阿公路穿山而進，荒廢的舊堡孤零零地立在山頭。其嶺上的剝兒坪，是傳說中華夏先王裏最受尊崇的領袖大禹誕生之地。史稱其地羌民“百里不敢牧豕”，即有死罪者逃避其間亦3年可免。這羌人宗社重地，原有小小的聖母宮，供奉着身着戎服的大禹之母尊。在汶川剝兒坪之北的岷山東麓，另有一處號稱萬里的北川縣石紐剝兒坪，其地至今仍為羌民聚居之所。兩處大禹故鄉不但同在岷山東兩麓，且相鄰近。

汶川和理縣均發現過與甘肅馬家窑文化類似的石器和彩陶，而馬家窑文化及寺窪文化等，是公認古氏羌部的遺物。這說明古氏羌部入居岷山地區的時代相當久遠。

九頂山下的茂縣是我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乃現代羌族最集中之地。這個縣及四鄰地區有不少獨特的石棺墓葬群，是傳說中三眼戈基人的墓葬。地下的古石棺葬與現代地面的石砌文化區相呼應，只不過分布更廣。這一帶，為秦漢之世的冉駹所在地區，其前，則為與黃帝同時的古蜀蠶叢氏、蜀山氏等所在。史稱最早在岷山間建立政權稱王的蠶叢部，是居於岷山石穴中，且死葬石棺石槨的蠻目(三眼)人。這種生居石穴石室，死葬石棺石槨之風，說明了中華“事死如生”的觀念由來久遠，並一直傳至今，成為中華喪葬文化的核心。

茂縣城外淺山瘠地之上，現還存有一些土築的古城殘垣——即著名的蜀漢姜維城遺址。蜀漢在三國時代，僻處西南一隅，國力最弱，多仗勁勇的巴酋(氏)及諸羌助平與吳魏爭衡。知人善任的諸葛亮為了更好地統禦羌，故遣出自天水羌的杰出軍事家姜維來治理羌地，並將姜維之妹嫁給駐守古青衣羌國的官員。

據口傳詩史記載，現代岷山間的羌人，是在2000餘年前的漢初由西部跨越雪嶺漸次遷來，其主體為古白苟羌部，他們戰勝了原居此地的古蜀氏之裔戈基人，並在廣大的岷山地區生息繁衍。由於地理環境的改變，在山麓或河谷地帶部落，逐漸由單純的游牧生涯，轉而進入牧、獵、農兼營的定居生活，並從戈基人那裏學會了

頌

建立石碉石室的技藝，從而石室相連、碉房高聳的羌寨遍布岷山間。它們雖不如古蜀氏與牦牛羌融合成的嘉戎藏部碉房村寨那般雄偉壯觀，但亦成為蜀西石碉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代的羌人，分布在以茂縣為中心的汶川、茂縣、松潘南部及岷山東麓的北川縣境，總人口約20萬。此外，貴州境尚有數千被認定的羌族。但即使在今天，屬羌系的人口也遠不祇此。比如與諸羌部相鄰的黑水縣境，即有操羌語的藏族數萬人，幾乎與能說羌語的羌民相等。據印度政府公布的材料，在喜馬拉雅山南的印度境，今仍有數千羌民，但那可能是出自古氏羌系的塔巴、門巴或夏爾巴人的親支。

由茂縣北行，山路愈加陡峭，江水在亂石間發出雷鳴轟響。登上海子山，可以俯瞰藍綠色的海子，那是1933年大地震所造成的。此地傳說是唐花古國所在，亦古蓋縣縣地。疊溪古城遺址，是當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地震毀壞遺址。疊溪校場點將臺，有唐初佛教造像石龕，為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的作品；其東為一大片平曠的開闢地，是歷代屯兵的校場；其北有岷江重鎮鎮江關，古為樊家關，相傳就是唐代英勇無敵的羌族姑娘樊梨花關兵點將的遺址。

樊家關已是松州地界，這裏的羌族服飾與茂縣有異，尤其小姓溝中諸部，尚保留着類似草地藏民的古羌服飾。由於岷山間的深溝巨壑，道路險隘，使羌民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南北兩大方言分支繁雜，故在村寨間常以漢語作為交際語言。在服飾上，除小姓溝外，長期受嘉戎藏官統治的九子屯羌民，衣着與嘉戎藏相類，其餘則受漢民的影響，大都以清代滿族帶入關內的長衫為基調，難以各部獨有的包頭、飾品和共有的羊皮背心。

松潘是歷代中央王朝控制蜀西氏羌諸部的重鎮，唐李商隱曾有“松州猶駐殷前軍”的名句。其城北羊馬鄉，為漢能溫郡址所在。松潘現存之城牆為明代遺物。舊誌稱城中之山為崇山，謂為夏先祖崇伯鯀部所在。

登上崇山之頂，東北有弓杠嶺之門鷄臺，西北有黃勝關外的鐵約嶺，乃岷江源羊峒河源出之所，其西接古羌游牧的茫茫草地。曾遍布古華夏大陸西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羌人，如今僅存在岷山間20萬人左右。那曾為古華夏最龐大的族系，曾為創造華夏文化建立過不朽勳業的古氏羌諸部又到哪裏去了？我們只要回溯一下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不難看出氏羌族族群在中華歷史上那突出的位置。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幾乎遍布整個華夏大陸。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處都生長着蒙古利亞人種、馬來人種各支系的原始人群。當這些原始群中的一些群團發展到擁有相對穩定的地域和共同的語言等因素後，民族便開始萌芽了。但人群為了生存與發展，總是不斷追求更適宜生息的地域，所以早期人群流動性甚大，而民族形成的過程也甚為漫長。

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比他們自己的傳說久遠得多。處在古華夏這同一個大型地理文化圈內的各民族、部族群團間的混血——不論是通過對婚、戰爭或其他手段——是不可避免的。中華兄弟民族間的混血，傳說人文初祖的伏羲、女媧之前就已有了難以數計的合——分——合之過程。所以，古史中記載東夷炎神後羿部曾達於西上不周之山；而生於西部成紀（天水）的伏羲，又成為東方之太昊。伏羲本身即是古華夏主幹東夷與西部氏羌團族的融合產物——所以，在他身上集中了東夷為國勝與西部氏羌龍蛇圖騰的特徵，成為風（鳳）姓蛇驢（龍）的中華人文初祖。

早在3000年前的華夏形成之初，周人將四周主要民族劃為：東夷、西戎（氏羌）、北狄、南蠻四大族群。後世的學者雖各有增減變異，但都未曾打破這種最基本的框架。而東夷與西部氏羌是古華夏大陸上最龐大的族群，也是華夏的基幹。“華夏”、“中華”、“華人”、“炎黃子孫”等一系列對中華民族的通稱，也均出自自主中原的氏羌系集團夏與周。

古代羌人，原在以西海（青海湖）為中心的青藏高原北部遼闊的曠原上游牧為生。至今，藏北高原還被稱為“羌塘”。青藏高原氣候酷寒，植物生長期極短，原始的石器難以在凍土帶開創以農耕為主體的文明，所以那裏的人群，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一直保持着逐水草而居、游牧無常處的狀態中，不少地區延續至今。

羌人大約最先馴化了高原的野羊，故被稱為“羌”（羊之子或羊人）。中國上古的巫史之書《山海經》記載說，華西從崇吾之山到翼望之山間數千里地域中，共神皆羊首人身，是故請羌以羊為總圖騰。這一原始文化意識，在氏羌文化、華夏文化中影響極為深遠，至今尚留有鮮明的烙印。其後，羌人馴化了高原之野牦牛，牦牛羌部在戰國秦漢之世發展成為橫斷山間最龐大的集團。由於羊白牛黑，故氏羌族族群各支中，常分為黑白二大



支，爾後羌人又征服了高原上凶猛的獯犬，使之成為自己放牧和狩獵的助手。

地理環境與氣候條件，限定了生息其間人群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也限制了他們的發展。當壯大的羌系族群為尋求更適宜於生存與發展的地域時，開始了大規模的長途遷徙。但青海高原北阻於大漠，西基於帕米爾山結，南部是崑崙唐古拉山脈和海拔5000米的羌塘荒原。唯東部高原邊緣地區之地勢較低，且在密林覆蓋的褶皺間不乏低濕溫暖的河谷，森林河谷地區的野獸魚類，為東遷的人群提供了可資生存的條件。在險峻的河谷地帶，林莽與岩穴為人群提供了有力的庇護，高原上肆意虐殺人畜的暴風雪，已不再成為致命的威脅。低濕溫暖的河谷適宜於作物生長，可供食用的植物繁多，為游牧的人群打開了通向農耕文明的大門。當青藏高原的羌系集團部族，一經進入邊緣“7”字形峽山地區（甘南、川西北），一種新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便萌芽了——定居的粗耕農業與壯大。半農半牧兼漁獵的社會生產，在較高寒曠原更宜於人類生存發展的環境中發展起來。這類羌系部族，開始轉變成為氏——低地之羌。

古氏羌系團體極為龐雜，史籍中被稱為西戎、羌戎等等。“戎”的字音來源於羌（藏）語中低濕溫暖的河谷之意，至今藏語尚稱農耕之部的人叫“絨巴”。漢字字形則是因此類西部山地叢林間的部族勤勇善戰，故在早期金文中是一位手執戈盾的武士形象。“羌”字則不論在3000年前的甲骨文或現代漢字中，都保存了西土牧羊人那羊身人的圖騰標記。

改變了生產生活方式環境的諸氏（戎）從羌系牛羊原生圖騰中，演化出新的圖騰來：以狩獵採集為主的部族，選取了諸如虎、犬、狼或獸之類為圖騰；而以農耕漁業為主的部族，則選擇了象徵地力的蛇（龍）及賴以為生的水族，諸如鯢、魚、蛙、蟲、蛟龍（蛇）等為圖騰。因我們的先民們，是將龍、蛇、蟲、魚等視為同類的，氏羌系中農耕部族的出現及壯大，便形成了中華上古史中最著名的龍蛇圖騰——後世華夏集團的基幹。

巴、蜀、隴之諸氏長期保持着粗耕農業兼漁獵的生產方式，但石製工具在山谷兩側粘潤之土地上，仍不可能獲得大的飛躍，以狩獵製農具的出現。當氏羌進入八百里秦川的黃土地帶後，木石的農具才令農耕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氏羌中龐大的龍蛇圖騰的形成和發展，為氏羌入主中原拉開了歷史的序幕。

傳說率先進入中原的羌是炎帝部，炎帝是五六千年前羌中最著名的領袖和宗神，姜姓的炎帝“牛首龍身”，又號烈山氏、神農氏。不論從他的形象和名號均可看出：炎帝是由羌人氏（由畜牧到刀耕火種的粗耕農業）時代的領袖與神，并集宗神、火神、農神為一體的偉大先祖。

繼炎帝部入主中原的是其兄弟部黃帝族，以天鰲或黃龍為圖騰的黃帝，應當是諸氏最大的宗神。相傳他52戰而征服天下，殺得血流漂杵，兼并了炎帝部并將其殘部逐往南方成為苗苗的先民，炎帝也由天下的火神降格成為了南方的火帝。由於其後入主中原的夏族為黃帝後裔，周族是出自黃帝部的同姓之族，所以黃帝成為了中華各族的共祖，眾多的文明肇創之功也被歸到黃帝名下，使他的光華遮掩了更早的炎帝和伏羲。

據先秦典籍的記載，崇伯鯀是黃帝的嫡裔。鯀雖因治水失敗被殺，但他留下的教訓對後人極其珍貴。沒有鯀“堙”的失敗，也就沒有禹“導”的成功，所以後世對鯀亦甚為敬崇。

鯀的兒子無疑是中華歷史上最受尊崇的領袖，他因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和艱苦卓絕的勞作平定洪水而入主中原。後世歌頌他的功績說：“如果沒有禹，我們可能變成魚鱉了。”禹為中華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後裔們在中原統治達數百年之久。其後，姬姓的周族在姜姓羌人及兄弟部諸氏（巴、蜀、南）的支持下入主中原，開創了800年漫長的基業。而華夏集團，正是在這一時期發展和壯大的。

隨夏、周進入中原，成為諸侯的姜姓姜部，有齊、呂、申、許。其中周族的世婚部齊最為強大，後成為諸侯領袖和華夏中堅。齊姜將羌人的信仰諸如神山崇拜帶到海隅，對華夏文化帶來深遠的影響。

在夏、周之間，有東夷殷商600年的統治。殷人母系出自有戎氏，顯然也有西部羌戎血統。羌之名屢見於殷商甲骨卜辭中，當時西部的義渠國，與殷商并存達1000餘年。

當氏羌東進之部進入黃河中下游黃土平原時，其木石農具在疏松的黃土地帶取得良好的耕作效應，氏人的生產力和社會結構有了較快的發展，先進的東夷文明也更進一步促成了這種飛躍。平原農耕之部，人平所佔有的生存空間，較之高寒地區游牧的羌部與叢林水澤地區從事漁獵及粗耕農作的氏部要小得多。密集的人群為大型部落聯盟的出現，提供了必須的基礎。首先是世婚之部與兄弟之部的聯合，繼之以流血征服所創建的大型聯盟或進而形成的國家，又勢必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在黃土平原上的農耕之部，因對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尤其須仰仗強大的部落聯盟或國家的統一管理，才得以實現。

民族，不同於僅憑血緣來劃定的人種。

就本質而論，民族是由擁有共同的文化，並在此基礎上產生共同心理因素而形成的人群共同體。先期進入中原并飛速發展的氐羌系炎黃夏周諸部，在新的地理環境中與異族文明碰撞，從而形成了新的生產方式與結構，由此誕生了一個嶄新的民族群體——華夏。華夏集團為自身的發展，勢必阻止後來的氐羌繼續東進，凡接受華夏文明之部，不論是否同族即被認同，如殷裔子姓的宋國，一度成為中夏盟主。凡未接受華夏文明之部，哪怕同族同姓也被指為蠻夷，如與周同姓的驪戎，與夏為親支的巴，出自黃帝之裔的蜀等等，均不被納入華夏之列。

在華夏不斷擴張的壓力下，羌戎各部無力再東進，紛紛緣橫斷山民族走廊南下，或向西南遠引，有的甚至向西越過帕米爾山結進入中亞。

氐羌的影響還跨越了民族的甚至種族界線向外擴展，如夏王朝覆滅後，一部北竄大漠成為後世匈奴王系；一部南逃逃越，故越王自稱大禹之後，至今禹陵仍屹立會稽山下安享越裔子民的香火。被黃帝逐往南方的炎帝支系蚩尤，被苗家奉為先祖宗神，苗瑯團族很可能是南逃的炎帝之裔與上著濮越混血的群體。

春秋戰國之世，楚被華夏所接納，秦并諸戎；戰國末，秦并巴蜀，均進一步增加了華夏中的氐羌成份。

戰國末至秦漢之世，西部的羌人中最著名的是無弋爰劍部，此部迅速擴展成100餘個支系，向西及南的廣大地域擴張。爰劍之裔中重大的集團有廣漠的白馬羌、越西的牦牛羌、武都的參狼羌等。其中牦牛羌最為顯赫，其地域從通天河至蜀西，南達滇境，成為後世彝、納西、普米等族的主要先民，牦牛羌的一支還西入藏南成為後世吐蕃王族。

漢代，著名羌部尚有甘、青地地區的先零、燒當等，藏地有唐施、發羌等；新疆地區有焞羌、月氏、南山之黃牛羌、白馬羌等不勝枚舉。西南地區氐羌部衆更為繁多，以白狼、青衣、滇等為大部。《史記·西南列傳》中所舉，除夜郎為濮系之族外，其餘若非披髮游牧無常處的羌系部族，即是椎髻耕田有邑聚之氏。

漢代羌人不斷地內遷，並在北朝時建立過後秦等政權，隋唐的統一，進入中原的氐羌絕大部分華化，這是氐羌成份再次大規模地融入華夏之中。此時，白龍江流域的宕昌、鄯等羌部亦相繼壯大，稱雄一隅。

隋唐之世，西藏山南地區西遷的牦牛羌裔雅魯部崛起，偉大的領袖松贊干布最終完成了一統青藏高原衆羌部的殊勳，建立了強大的吐蕃王朝，其勢力直抵嘉嶺。高原諸羌在吐蕃的統治下，與其他高原上著民族混融；藏民族從此屹立於世界屋脊之上。原來遍布華西的氐羌，僅在蜀、隴、秦山谷間還保留自己的部族，但他們因處於唐蕃兩大勢力之間，大抵淪為附庸，不是稱臣於蕃，就是為唐之屬廓州所轄。其中著名的有白蘭部、黨項部、東女國、白狗部，及以哥鄰為首的西山八國等。

在吐蕃分裂後，源出白龍江流域的黨項羌在西北秦隴及寧夏地區建立了西夏國。西夏立國200餘年，幾與宋王朝相始終。西夏仿漢字創立了自己的文字系統，並在國內大力提倡推廣漢文化。因此，西夏所領轄的羌蕃諸部迅速華化，在被蒙軍滅國後大部西夏國民融入了漢族之中。此後，唯岷山間的羌人部落，一直保持自己的傳統文化及族稱至今。

在氐羌系漫長的發展史中，不但與各地土著及其他民族混融形成新的部族，而自身之間也常反覆混融，故往往同一支部族，在一些史籍中被稱為氐氏，在其他史籍中又稱為羌，如白馬氏、白馬羌、青氏、青羌、牦牛羌、牦牛羌等。突出的如嘉戎藏族，為古蜀氏與牦牛羌混融而成，史籍中曾稱其部為哥鄰羌、青衣羌、嘉良夷等。

羌系民族中不少還成為跨境之部，如進入中亞的月氏；進入印度、尼泊爾的門巴、洛巴、夏爾巴；緬甸境內的景頗、僂僂等。

曾經為開發整個古華夏大陸西部、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建立過勳業的古羌，至今僅餘20萬人。他們大部融入藏、漢之中，另一部份因融進當地不同土著而又形成了納西、土家、白、彝、普米、景頗、獨龍、僂僂、怒、門巴、洛巴、夏爾巴、拉祜、哈尼、基諾、阿昌等民族。這些民族不再是羌，但它承繼了古羌人的文化和血統，繼續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在世界民族之林裏發揮自己的光和熱。正如青藏高原的皚皚積雪融匯成了長江、黃河，它們不再是白雪了，但它們強大的生命力却依舊在江河中奔騰澎湃著。古羌的生命力不但存在於如今的羌人中，也在整個中華民族中間現水恒耀眼的光。

古老的氐羌永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岷山是西王母部與黃帝部東進最長久、最重要的據點。一些史家甚至認為「岷」即是「昆侖」的急讀——即



民命。我們在今古氏羌系文化中，不難見到一些古華夏早已消逝的文明的影子，不難尋到華夏文明的根。

日、月是人們肉眼所能見到的最大天體。地球上的原始居民幾乎沒有不崇拜帶來光明與溫暖的太陽，但那崇拜的程度却有很大的差異。比如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對炎炎烈日的恐懼之心多於親愛之情，烈日在沙漠中與饑渴死亡相關，祇有當冰涼的月光灑遍大地時，沙漠上才充滿了生機。所以阿拉伯人的旗幟上祇有星、月和象徵生命的綠色，而沒有火紅的圓圓的太陽。但太陽對於高寒地帶游牧的羌系人群而言，却是生命之源與保護神，是火之根，是慈祥的母親。不論是藏語或遠在千里之外中緬邊境上的基諾等族，都稱月亮叫“達瓦”，太陽叫“尼瑪”，說明這些民族在尚未從古羌中分立成新的民族之時，早已產生了對日、月同一的稱謂與崇拜。

傳說中的人文初祖伏羲與造人的女媧，出生在古氏羌核心地區的白龍江流域成紀(天水)，伏羲、女媧兄妹通婚繁衍人類的傳說遍及華夏西南各地，那是氏羌遠古時代血脈內格在神話中的投影。女媧(西王母、嫫媧氏)是月神，而伏羲則是日神。手執日、月的伏羲、女媧造像在2000年前普遍存在於西南各地，是古氏羌先祖妣與日月合體的造像。

在羌人的史詩中，羌人是天之子、是火之子、是白石之子，而太陽是天上的火。至今北部羌的方言中，太陽叫m³yoko，火叫m³，火是太陽的根。所以，在羌人祭祖祭神山、新巫師出徒、男孩行成丁禮、婚慶等大吉的時候，均要以巨大的日、月膜獻祭，並讓每一個參與祭祀的人分享——叫作“吃福”。

現代氏羌藏諸族中，對日月的崇拜亦比比皆是。如在藏傳佛教的每根經幡上、塔頂上、瑪尼堆上、廟壁上、家戶人家的門上、壁畫上，甚至服飾上……無不有日與月的圖案；居於喜馬拉雅南麓的塔巴人，自稱是太陽女神的子孫；麼梭人與普米族都在神龕上供奉着雕繪日月與火的“藏巴拉”；阿昌人自稱是太陽公公和月亮婆婆的後裔；大相嶺下西蕃每月都以隆重的儀式祭祀月亮先妣；景頗人在他們的木棚柱上高繪着日月……日月崇拜，實是中華道家神祕深奧而又無所不包的陰陽哲學與太極圖的根源所在。

羌人的白石崇拜極為普遍，內涵也極為豐富，由來也極為久遠。羌族史詩中說，為紀念天神指示羌人以白石為武器，戰勝了岷山地區土著的戈基人，羌人才以白石為天神的象徵加以供奉；另一傳說則是為了紀念從西部遷來時途中的雪山；羌聖釋比的經典裏說，羌人男性始祖——天神與火神木涅西和俄巴巴西的兒子冉比瓦，用白石藏着火種從天上竄至人間，人們才掌握上火，即用白石敲碎取火。所以，羌族民歌中說：白石是火的父親。

但白石崇拜地區，大大超出現代岷山羌人的範圍，遠遠藏族的腹地地域，其時間也在現代羌族進入岷山之前。岷山中從春秋至漢的石棺墓葬(在現代羌人進入岷山之前的氏羌系土著)中，早已使用大量的白石為殉葬品。


戈基人應是古蜀氏中一支農耕部族——冉駹。白石顯然作為土地與財產的象徵而殉葬的。其後裔嘉戎藏民將白石作為土地神的象徵堆供在土地間，春祈秋報時加以祭祀，並作為財產的象徵堆供在門楣、窗楣、屋頂和牆角。現代羌人以白石代表天神、土地為首的十餘種神靈，供奉在神林與房頂之上。在年節走親訪友時，必送一塊白石為禮，也是代表奉送財禮與吉祥的意思。

白石崇拜源於羌人早在高原游牧之時對大山巨石的崇拜。牧人以礮石祭祀高山、地母和水源，這一風俗是藏傳佛教中瑪尼堆的前身。由於對雪山和巨石的崇拜，產生了先祖生於石的傳說，所以在太禹出生地四川北川縣內，至今那組結如女陰的巨石(石紐)仍受到羌民的崇拜。在禹穴溝中，被喚着禹母床的旁邊，崖壁上的一處突出如女陰之處叫“禹母壩”，亦是羌民奉祀的聖跡。禹穴溝中產一種帶血色紅斑的白石，被稱作“血石”，傳為禹生禹時流血所染成，四周羌民常取此石供於神山、神林或家中神龕之上。禹之子夏啓是中華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的開創者，相傳也是生於石中，那塊神聖的巨石至今屹立重慶南岸的彈子石(誕子石)。出自牦牛羌部的彝族史詩說：海中(雷波馬湖)白石是我母，……可見羌民的白石崇拜，包含着太陽神(天神)、火神、山神、地母、先祖等衆多的內容。

神山崇拜在氏羌系中極為普遍，神山的地位也十分崇高，雖然現代岷山間羌民是以常綠的神樹神林或塔子來替代神山，但在古代的人身和現代氏裔白馬人、出自羌系的藏、麼梭等部中，對神山的崇拜普遍而具像。沒有人格化的山神，神山本身即是活生生的先祖、獵神的綜合體，山上的林木是神山的髮，某些山脈是神的四肢或軀體，某一樹叢是女神山的生殖器……諸如藏中的岡仁布齊、珠穆朗瑪、普米巴丁納木、麼梭的干木，白馬人的葉西納蒙……每個民族或部落有自己的神山，又有一個部族或民族的總神山。

神山崇拜起於最初的萬物有靈之世，其後加進了祖先崇拜(男根、地乳)的內容。隨着人群的遷徙，原神山的名稱被帶到新居地的神山上。比如隨周族東進的姜姓羌人，就將自己的總神山之名岱宗(泰山)帶到封國山東之境，並將其加在境內最高大雄偉的山上。由於齊姜是周王族的岳家，泰山不但成為五岳之首，泰山和岳父也成了漢語中對妻子父親的尊稱。秦皇漢武之隆重地封祭泰山，祇不過是重申自己為氏羌之裔，承繼炎黃之業。

人是大地之子，哪怕游牧無常處的人群，對頭上那片蒼穹與腳下的草場都會生出深深眷戀之情。一旦步入定居農耕時代，那對土地的情感更與日俱增，所以人們將“後土”、“地母”之類的尊號加諸生養他們的土地。在農耕之部中普遍存在着“安土重遷”、“人土為安”之類觀念，並將背井離鄉視為極大的痛苦。禹因盡力溝洫有大功於民，成了著名的後土神。其後蜀王杜宇因教民稼穡，死後也成為川中土主。羌人立白石象徵山神和土地神，并在其旁植樹，即是代表團族的“社”。祇不過最初的立石是象徵女陰(先妣)的高樑，後來才變成代表男根的石祖(先祖)。土地崇拜之風，顯然是氏重於羌，這是從游牧到定居農耕的必然轉化。歷代帝王均以極隆重的典禮來祭祀社稷地壇，因為土地是國家的根本。北京宏偉的地壇，是歷代王朝承繼這一祭典最後的遺址。

古華夏以“社稷”為團族的代稱，“社”是生長團族的土地，而“稷”則是農神。稷本是周族始祖之名，因有功於農事而成為農神。周人繼承了這一技藝，故稱爲“”，——田中種不之形。善於稼穡是周族入主中原的物質基礎，中華民族的主干也因此才能獲得“華夏”之稱。

掌握使用火，才將人類和其他動物分開，可以說：人是，也祇有人是能掌握和使用火的動物。火是人造的太陽，是萬寒之地的人群賴以生存的神，它能驅逐黑暗、酷寒和猛獸。所以羌人尊崇火與火神，將火與先祖之神合而為一。炎帝就是最早、最尊貴崇高的火神。古代的氏羌作戰時，不怕被殺被俘，祇怕死後不能火葬，因為他們相信死後的靈魂與先祖們將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如果不火葬，靈魂就不能返回先祖的世界中去。虎圖騰的托牛羌裔部人，認為死後如不火化，就不能再變回為虎——不能返回先祖的世界中去。不少氏羌系族裔，至今都保留着火葬的舊俗。

羌人是天(太陽)之子，他們崇拜山，因為高高的大山是上天之梯，他們用火來祭祀上天，讓扶搖升騰的火來向上天稟告他們的祈禱。火葬時衝天而起的濃烟，也可以將死者的靈魂帶回先祖——天火太陽那里去。氏羌系部民凡敬神祭祀之時，都要燃起柏樹枝，稱為燒烟烟。每戶人家房頂供白石處，都有專供燒烟的神龕。藏傳佛教重大祭祀中的“煨桑”儀式，即源出於氏羌之原始巫教中的“火祭”。

氏羌系各部，都以最隆重的祭典來祭祀與先祖合一的火神，祇是不同地域或族系的民族，祭典的時間與形式小有差異。大抵出自古羌之部，多在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星回之期過火節。因那是高原牧人熬過嚴冬荒春，在草長畜壯之期為答謝先祖火神而舉行的。如白、納西、彝、拉祜、阿昌等部即如此。出自氏系之族，則在農曆正月十五的大年夜舉行隆重的火祭。如白馬人、土家族等。大年十五的漢族元宵燈節，即是承襲氏系火祭而來。現岷山羌人，在過年時點天燈、祭聖火，并在每餐之前，以酒飯向代表火神的一支鐵三角獻祭，來表達他們對火及火神的敬意。

牛羊是牧人賴以生存的必需品。他們吃的是羊肉，穿的是羊皮，住的是牛羊毛帳篷。故羊在羌人心目中不但是全部財產，並升格為神聖的圖騰。炎帝與周人的先妣姜嫄都姓姜，其義即為母羊所生。羌民在羌曆年舉行最隆重的大祭“國人”時，頭頂羊角，殺羊以血祭白石，並將羊毛拴在每一個與會者頭上，讓先祖圖騰認同，將羊肉肉湯分食每個人，連同生病在家不能與會者。分食圖騰物的肉是極為神聖的，有如西方以餅代替基督的肉體分食眾人(領聖餐)，以此祈得先祖圖騰的佑福。華夏諸王朝的大祭頒賜胙肉，即植根於此。如果不頒胙肉，即是對先祖神靈的不敬，是國家亂亡之象。所以，孔子曰：“胙肉不頒，可以行矣。”

羌民將羊頭骨或角，供在屋頂放白石處。牦牛羌部之裔，則供奉牦牛頭。納木依巫師吹牦牛角召集眾部禮神，房角牆基均要供奉牛角。彝族在誓盟時喝血酒、鑽牦牛皮，以示先祖為證，永無反悔。因吐蕃王系出自牦牛羌，整個藏區都有着式樣繁多對牦牛的祭儀，形成了獨特的“牦牛文化”。

牛羊崇拜之俗，自然也被帶入華夏之中，形成一種文化傳承。相傳自夏、周以來，大祭時的跳傩，即為“方相氏四目金瓜執牦牛尾而舞”。漢字“舞”的雛形，即是手執牦牛尾而舞的巫師形象。王朝使節所執節杖、軍事統帥大纛的頂部，也均以牦牛尾來裝飾。

羌

至於羊，在漢文化中影響更深。漢俗中以羊作為吉祥的象徵，古漢字中美好的事物多從羊。如：大羊為“美”；羊口為“善”；示羊為“祥”；魚羊為“鮮”等等。從殷周兩代不同的問候語中，更可以看到出自不同族系的人，對自己圖騰的敬愛與對敵方圖騰的鄙惡之情。烏圖騰的殷人取代龍蛇圖騰之夏人主中原，故相見互問：“無它”。它即是蛇，夏人的圖騰，在殷商甲骨文中其上還加了一支象徵鎮壓的腳，作“𪚩”。無它之義為“有無奴隸(夏人)作亂”。夏商的後裔周人取代殷商統治後，相見則互問：“無恙”，意即你好。在羌語中，羊讀qia，音與羌同，實則在羌人心目中羊即羌，羌即羊，是與圖騰的一種認同。同是招呼問候的常用詞，一方是蛇在腳下，一方是羊在心上，愛憎何其鮮明。

龍與虎，是羌人進入叢林山谷地帶時興起的衍生圖騰，大約肇自居於崑崙石穴虎齒善噬的西王母，以及漁獵之神伏羲。高踞於左青龍右白虎之上的西王母，是漢代藝術家們最熱心表現的題材之一。古代巴人是最著名的虎族，以勇悍善戰著稱於史。當代土家、白族崇尚白虎，彝、納日等部崇尚黑虎。龍虎從圖騰衍升為天象，是出於氐子羌裔們在文字學形成時期的豐富之想象。龍虎文化是中華文化一大特色，其傳統的久遠，流布之廣泛，實可謂空前絕後。

遠古的氐羌逝去已久，現代的羌民仍艱辛地生息在川西險阻貧瘠的山間。透過中國最早的反映氐羌巫史之書《山海經》那神話般的外殼，人們可以窺見先民想像豐富的生涯和神仙思想的緣起。反映氐羌古代思想文化的《道德經》，達到了古代人類智慧所能企及的峰巔，奠定了中華本土哲學、本土文化那崇法自然、追求天人合一至高境界的基石，並已愈來愈強烈地引起整個人類的注目。它奠定了中華本土宗教追求今生幸福的思想基礎，完全不同於寄希望於來世投生淨土或升入天國的佛教與基督教教義。植根於氐羌原始巫教的道教，是世界性大型宗教中，唯一為人生的宗教。

現代羌巫的一切宗教活動，仍遵循著這一古老的準則：祈神以佑生，逐鬼以救生。這種漠視天界、追求現實幸福的宗教文化價值觀，正是道的精髓，通達天人合一的唯一途徑。

羌女的刺繡極為出色，是川西獨秀一枝的工藝之花。堅吹的羌笛，乃是一種類似雙簧管的古老樂器，其音色清婉動人，摧人腸斷，為歷代騷人墨客吟嘆不絕。羌家的舞蹈則節奏歡快，婀娜多姿，令人目悅神馳。其祭典上的“喪事納莊”氣勢磅礴、威猛肅穆，大有上古武舞之遺韻。

悠揚抑鬱的羌笛聲，夾雜著幾絲蒼涼劃破長空，湮沒高原的懸崖草場，和著林溝山泉與單調的羊皮鼓聲，在調整中久久回蕩。其音如泣如訴，似在追叙著偉大古羌昔日的輝煌，歷程的悲壯，却也奏出了對今生的執著，對未來的渴望。



At the extreme west end of the Chengdu Plain stand the Minshan Mountains, forming the western border of the Sichuan Basin. The Minshan Mountains rise peaks upon peaks like countless natural steps ascending from the plain to the plateau.

The Minshan Mountains, being a fold of the northeast angle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caused by the plate collision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re also the north and east edges of the Hengduan Mountain System. On the north the Bailongjiang River (the White Dragon River) flows from west to east and the Minjiang River flows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mountain ridges and peaks on both banks of the two rivers ar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most important T-form national corridor in ancient China 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legendary stories about the West Empress who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irst mother of the Chinese nation, about Nuwa who is known as

頌

the creator of human beings, about the Shushan tribe which is said to have marital relations with Emperors Fuxi and Huang known as the earliest ancestors of the human beings, about the first emperors Gun and Yu of the Xia Dynasty, about the first King Houji of the Zhou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the region of Minshan Mountains. It is also from here that the tribes of Emperors Yan and Huang, the common ancestors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nt to Central China to mingle with the Yi tribes in the east to have created the glorious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term of Hua - Xia (China), Xia came from a descendant of the Great Yu who lived in the Minshan Mountains while Hua came from the Zhou tribe which resumed the rule after the Xia Dynasty and had the same surname as the tribe of Emperor Huang. The two tribes, namely the Hua and Xia, were branches of the Di and Qiang peoples who marched eastward from the Minshan Mountain region. Therefore, the Hua - Xia tribes were new national groups of the Di - Qiang System who accepted and mingled with the advanced east Yi culture after entering Central China, and became the main body of the later Chinese nation.

In a word, Hua - Xia is the cultivated Di - Qiang.

The turbulent Minjiang River, gathering snow water from thousands of mountains and valleys, rolled down from various mountain crevices directly to the fertile plain like a fierce dragon. Whenever a mountain flood occurred, the merciless torrents of water rushed down the mountain to swallow up the people, the animals and the land. This continued to the time of the great Emperor Yu and his successor Kaiming and Prefecture Governor Li Bing and son when this evil dragon was finally subdued and the vast and fertile western Sichuan became a land of abundance. The great credit of the early Di - Qiang people has up to now been inscribed on the Yulei (Jade - Piles) Hill as well as on each and every heavy ear of grain in western Sichuan.

In the long period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since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by the Qin Dynasty, the Pass of Yulei Hill at the mouth of Guanxian County has been one of the junctures to link Central China with the outside and a passage from Shu (Sichuan) to the mountain regions. Even today the big characters of "A Strategic Gateway of Western Sichuan" still remain on the arch of the ancient pass. Below the Hill, the southward flowing Minjiang River glitters with whitish jade - green sparkles like dragon scales. In the distance, the Anlan (Billow - Taming) Planked Chain Bridge like a transparent silk ribbon is lightly draped over the Yuzui (fish - mouth) Water - Dividing Dike in the middle of the river. The elegant Fulongguan Temple (Dragon - Subduing Temple) stands majestic on the Lidui Mound like a huge colourful lock on the Baopingkou (Precious Bottleneck) Water - regulating sluice gate. The Erwangmiao Temple (Two Princes Temple) at the waist of the hill looks like a piece of beautiful jade nesting in the dense cloud - like green woods.

The worshipped Prefecture Governor Li Bing of the Qin Dynasty in the Erwangmiao Temple most probably belonged to the Linjun Clan of the ancient Di people in Sichuan while the three - eyed Yang Er - lang with a dog was a tribal and hunting deity of the ancient Di people in the Minshan Mountain region. That is why till the early years of this century the various Qiang - Rong tribes in the Minshan Mountain region "killed 40 - 50 thousand sheep every year" as sacrificial offers to the temple.

Sailing north along the river, the terrain rises gradually and the Minjiang River is squeezed narrower by the steep mountains and flows more swiftly. The ge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mountains in this region is less stable and borders on the split zone where mud - rock flow and landslides happen very often, whose sound echoes far and wide. That is why still goes the Chinese saying today "sounding like the collapse of the Di tribes". The soil here is hard and rigid, unsuitable for cultivation but the mountain slopes can serve as good pastures. However, due to excessive exploitation the originally green dense forests here have gradually disappeared, leaving only some barren mountains. The north and west to the Guanxian County are the regions inhabited by the modern Qiang Nationality, the Jiarong Tibetans who a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ncient Yak Qiang and the Shu (Sichuan) Di people, and the various groups of the Baima (White Horse) Tibetans who are the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Baima Di people. In this region, the Qiang - Rong and Baima people wearing various types of sheep - skin waistcoat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his kind of costume, being a stamped brand left over by the ancient totem of the Qiang people, has become a specific mark of the various Qiang groups, which is not on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born out of the ancient Di - Qiang people in the Minjiang River region but also of those in the entire Hengduan

Mountain region in different forms or to different degrees.

The steep Feisha (Flying Sand) Pass standing on the east bank of the Minjiang River has now been dug through and the Chengdu - Aha Highway runs through it to the mountain, leaving the old waste fortress standing all alone on the mountain top. The Kua'erping village on the mountain was said, as the legend goes, to be the place where the most worshipped leader Yu of the early Hua - Xia (Chinese) people was born. This place was historically recorded as "no Qiang people daring to herd or cut wood in a hundred li around" and even those who had committed capital crimes could be exempt from the punishment for three years once they fled here. In this patriarchal shrine of the Qiang people there was originally a small goddess palace in which Xiuyi, mother of great Yu, in Rong costume, was worshipped. On the east side of the Minshan Mountain north to the Kua'erping village of Wenchuan County, there was another Shinu (Stone Twist) Kua'erping village in Beichuan County known as the hometown of Yu, which is up to now a living place of the Qiang people. These two native places of Great Yu are each not only situated at one side of the Minshan Mountain but also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In both Wenchuan County and Lixian County were discovered stone implements and coloured potteries similar to the Majiayao Culture in Gansu Province which is, together with the Siwa Culture, regarded as a relic of the ancient Di - Qiang tribes. This shows that the ancient Di - Qiang people began to live in the Minshan Mountains from very far remote times.

Maonian County at the foot of the Judingshan Mountain is the only autonomous county of the Qiang Nationality in our country, where the modern Qiang people live in compact community. In this county and its neighborhood there are many unique groups of stone - coffin graves which as the legend goes belong to the three-eyed Geji people. The underground stone coffins are in conformity with stone - fortress culture on the ground, but more widely distributed. This neighborhood was once inhabited by the Ranmang clan during the time of the Qin - Han Dynasties before which, that is, in the time of Emperor Huang, it was inhabited by the Cancong Clan and Shushan Clan of ancient Shu State. It was historically recorded that the Cancong Clan who first established its regime in the Minshan Mountains were those three-eyed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Minshan Mountain caves and were buried in the stone coffins after death. This custom of living in stone caves and being buried in stone coffins indicates that the Chinese concept of "serving the dead as serving the living"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and has been passed on to the present, thus becoming the core of the Chinese funeral culture.

On the Qianshan Terrace outside the Maonian County there are still some remnant old earthen city - walls left over by history - the famous ruins of the Jiang Wei Town of the Shu - Han Dynasty. In the time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Shu - Han State, situated at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China, was the weakest of the three kingdoms, mainly supported by the brave soldiers of the Bayi (Di) and the various Qiang tribes in its contest with the Wu and the Wei State. Zhuge Liang, Prime Minister of the Shu - Han State, who knew his subordinates well enough to assign them jobs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abilities, in order to better harness the various Qiang groups, assigned General Jiang Wei an outstanding strategist out of the Tianshui Qiang Group, to run the Qiang - inhabited region and married Jiang Wei's sister to an official stationed at the ancient Qing - yi Qiang State.

According to an oral epic, the modern Qiang people now living in the Minshan Mountains are immigrants mainly of the ancient Baigou Qiang tribes who crossed the snow mountain from the west side to come here successivel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Han Dynasty. They conquered the Geji people, descendants of the ancient Shu - Di tribes, who originally lived in this place, and began to propagate and multiply in the vast Minshan Mountain region.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he tribes near the mountains or river valleys gradually changed their way of life from a mere nomadic one to a settled one consisting of animal husbandry, hunting and farming. They also learned from the Geji people the artistry to build stone houses and watch towers, which resulted in the numerous stockaded villages with chained stone houses and towering stone watchtowers in all the Minshan Mountains. These stockaded villages, though less magnificent than those built by the Jiarong Tibetan tribes which were a fusion of the ancient Shu - Di people and the Yak Qiang people,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estern Shu stone watchtower or blockhouse culture.

The modern Qiang people are distributed in Wenchuan County, Maonian County, Lixian County, south of Songpan County and Bei - Chuan County at the north side of the Minshan Mountain, with Wenchuan County as the centre. Their population is about 200,000. Besides,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thousand in Guizhou Province identified as belonging to the Qiang